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香港足球展望（四）

「本地足球還值得繼續轉播嗎？」這個問題困擾着我很多年。在我還在電視台工作的日子，曾就這個問題在會議上回應老闆，我們是本地電視台，植根香港，既然是一個「大台」，就有社會責任去報道本地足球聯賽；當時老闆的回答是：「我不是不讓你轉播足球，只是希望可播一些有水準及香港觀眾喜歡收睇的足球賽事，例如聯賽爭冠重要賽事、銀牌決賽、一些盃賽或者外國球隊訪港的友誼賽及香港代表隊的賽事，但現時港超足球聯賽真的很少觀眾，即使讓你轉播也浪費製作成本。」雖然老闆也有他的道理，但我既然是負責體育項目的，當然要努力爭取貫徹始終，堅持每季足球也應該拍攝轉播；老闆也在一些無奈的爭議中，每一季也讓我繼續轉播足球下去。

翡翠台的電視節目《球迷世界》在每十個月為一季中，拍攝足總超過100場的所有足球賽事，TVB每年製作成本大約300萬，還記得當年《球迷世界》節目主持人「阿叔」林尚義如果在節目結尾時講「一陣大家飲茶然後入球場睇波」，即是代表下午有一場足球賽事將會直播，很多球迷也知道這句話是代表有直播的暗語。

這關係TVB與足總也維持了一段時間，雙方沒有金錢交易，TVB就以製作費來換取足總的轉播版權，雖然足總也有要求，希望TVB每季也能給多少版權轉播費，奈何我用盡了力，但也未能得公司首肯，願意付出轉播費用給足總；但如有一些國際球隊參與的賽事，如巴西國家隊訪港、曼聯來港等等，則TVB是會付轉播費的。

TVB與足球總會以這種方式合作至2011年結束；當時媒體報道，足球總會給Now TV製作費800萬去製作拍攝及部分轉播足球總會主辦的聯賽及盃賽賽事。足球總會付費給電視台去製作拍攝賽事，這種方式在國際來講也是創先河，以往從未有過。為此老闆也特別跟我講：公司每年為足總用上300萬作為製作費，而原來每年其實可以從轉播足球獲取足總800萬製作費用，來回共1,100萬。在這事件之後TVB每次直播足球賽事也需要收取製作費，因為自2011年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除了是社會責任外，還是一門可賺錢的生意。

有時真不明白足總的想法，金錢不在話下，電視台宣傳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收視高則睇波人數多，對本地足球發展有直接的影響。TVB轉播本地足球收視雖不多，但直播也有20、30萬觀眾，其他電視台直播本地足球收視也不到一萬觀眾，少觀眾少人睇，宣傳效果更低，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何日有賽事，到現在有些球迷會問我，在什麼電視台可以睇到本地足球呢？我也不知怎樣回答。

■香港足球代表隊。 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一樣口罩幾樣人

這幾十天，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要多添另外更重要的一件就是口罩了，沒有口罩，甚至開得了門也出不了門，吃飽呆在家裡，還是惶惶然過不了日子，雖然有些年輕人戴得口罩出門，心情還是儼如天之驕子昂昂然輕鬆舉步，但是滿城不見口鼻只見眼睛的陌生老年人，仍有不少眼神裡閃射出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憂鬱，更大的憂鬱彷彿還不是擔心沒有隔宿之糧，而是家中已沒有存放另一個口罩，今天的口罩戴過不能再用，到了明天出不了門。

尤其是那些一家之主，家中老少不出門還可以，自己為了工作必須上班，不上班還須購物，口罩還不是跟柴米油鹽般要緊！

偶然有些花甲古稀過後的年紀，不知是否滿足於大半生享受夠了還是捱苦夠了，都抱着活夠了日子的「瀟灑」，以半嘲笑全城口罩人的目光，自滿於自己不戴口罩視死如歸的勇氣，總沒想到今日自己的生命已關連到別人的生命，一個噴嚏可大可小，每每足以成為殺人於無形的元兇。

也有糊塗長者，口罩反面向外，口罩放到鼻子下面，或者握在手中，時戴時除，不看新聞，無人提點，也真教人看傻了眼。日前在巴士站排隊時，聽到前面兩個大叔談話，其中一個得意得比炫耀身家還要興奮，說他擁有的口罩一年也用不完，真不知道他那幾百個口罩怎樣弄到手，很想對他說，做人要積福，自己平安也得要人平安。

隨後從港鐵站出來，看到站在路邊一個疑似接近中學畢業年紀的女生，口罩拉到頷下，咬着半燃紙煙，那種異於活夠日子老人家的「瀟灑」，擺出跟芸芸過路無冤無仇口罩人士「攪炒」那副德相，無疑也屬視死如歸一族。不算無知無識分子吧，大概感到人生不如意，不滿家庭，不滿社會，甚至悶到憎恨整個世界，刻意在摧殘自己，而且這樣的女孩子看過還不止一個。

■戴口罩，小朋友也不能免！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神話」破滅

一場動亂，再來一場疫情，港人生活雪上加霜，看到自己的缺失，也看到一些「神話」的破滅，或拆穿了一些假相。

以持續大半年、至今仍未歇息的黑暴來說，香港人看到超級大國那雙長長的手臂，如何赤裸裸地伸向相隔了一個大洋的城市，其個別訪港政客在假惺惺地「支持香港人抗爭」的同時，面對電視畫面上充斥着傷害平民的暴力行為，居然可以睜眼說大話：看不見。

以往，我們隔岸觀火般看到中東的「顏色革命」如何煉成，「民主」光環下的民眾如何承受苦果，生活捉襟見肘、顛沛流離，乃至投奔怒海，都沒有切身體會。但今日，港人恍如突然醒悟：暴力乃至戰爭就在眼前，破壞行動如此赤裸裸，理由如此堂而皇之！

繼之而來的這場疫情，雖然暴露了我們在醫療防範工作方面的缺失，以及國人生活衛生習慣問題，承受嘲諷，也應自我檢討。與此同時，人們也感受到雪中送炭的真誠，以及調整以往一些「崇洋」心理。

比如，好長一段時間，且不說超級大國，當代中國人，尤其香港人，對日本和韓國崇尚有加，對兩股「東洋風」瘋狂至極，尤其是青少年的追星文化。今日的八九十後被視為是喝着「東洋電視汁」長大的。至今，到日本購物、去韓國行山仍然是一種炫耀。覺得日韓國民素質高，有禮貌、守秩序、講衛生……這在某一特定時期或場合，確實是的。卻不是事實的全部。

雖然日本侵華惡行纍纍，但相隔了大半個世紀的人沒有直接承受戰爭的殘酷，感受有限。相反卻看到，日本戰敗後痛定思痛，奮發圖強，積極發展經濟和推動國民教育，令她成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神話」。

伴隨而來的是，國民消費能力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到歐洲出差或旅遊時，常被誤認為日本人，以為自己長得像日本人。後來想想，當時在西方人眼中，能到歐洲來兼舉止文明的黃皮膚人都是日本人。反映日本人予他們的印象。

再後來，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崛起——實為形象推廣上的成功——透過包括時裝、美容、電影、電視劇等創意產業上的包裝，加上創新科技下的電器電腦產品輸出，韓國的國民形象煥然一新。

然而，面對這次疫情，人們卻看到日本神戶紅十字醫院六千個口罩被盜；從韓國旅遊返來的港人批評當地民眾衛生意識差，不少人隨地吐痰，很多人不理會政府呼籲，不戴口罩，欠公德心……

方寸不亂 方芳

爸爸去哪兒？

日本、韓國、意大利、中東疫情淪陷，這是有點始料不及。

香港多個旅行社叫停三月的韓國行程，保障消費者和員工的安全，消費者不需要「焗去」，了卻後顧之憂。

除了叫停韓國旅遊，其他地方旅遊又如何？日本線、意大利線、中東線，都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線，很多都是半年前計劃，交付了訂金。現在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令即將出行的旅行團添了變數。

兒子和多位朋友半年前已計劃好二月中往北海道滑雪，酒店、交通車預先付訂，機票也買了。「鑽石公主號」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日增，家人無不擔心，絮絮不休自是必然。由於涉及幾家人的訂金和機票，自由行需要共同進退，誰也不敢貿然說話，唯有觀望疫情發展，直到出發前兩天，日本疫情有點失控，幾家人坐下來開會，幸好一致打退堂鼓，家人才放下心頭大石。

退堂鼓打了第一響，第二響的焦點落在我們頭上了。四月初的非洲之旅，已向旅行社交了訂金，還有半個月便要向旅行社繳付尾數，觀望的時間其實無多，四月初外遊有問題嗎？輪到兒子向我們絮絮不休「爸爸你又去哪兒？」現在要考慮的問題，即使當地沒感染個案，航機、轉機、當地的河船，都有潛伏的危機，即使一名旅客有事，全部人都有被隔離的可能，以前沒想到的風險，在「鑽石公主號」事件上都得到了啟發。誰會願意在非洲被隔離十四天？不能不慎重考慮。一於有樣學樣，觀望到交尾數前兩天，才決定是否出行。

本來今年年底，也有一趟美國、墨西哥、古巴郵輪之旅，這是三年前報的名。奧巴馬在離任前和古巴解凍，美國的古巴郵輪之旅應運而生，我們就是看中了古巴這一站；殊不知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前任總統對古巴的政策，郵輪公司取消了古巴這一站，我們為此去年已經申請取消該行程。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看來，我們有必要改變一下旅遊習慣，計劃也是徒然，不如即興罷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我從「沙士」走到「新冠肺炎」

十七年前沙士之疫剛結束的時候，朋友來電話約我飲茶共慶賀，但他有一項要求，囑我用消毒殺菌水沖兩次涼才可見面；一說是，外子工作的醫院是沙士爆發之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二說是，我家住在沙士發源地——九龍維景酒店附近（前京華酒店），雖然是一句玩笑話，卻反映事實，我也無須異議。

回想起沙士期間，我是醫務人員家屬，外子算是在前線工作，每天他下班回家，看他一身的裝扮，與董太去淘大花園一模一樣，身為他的太太，我不知是如何與他及我的孩子度過那一段暗無天日、幾乎沒有明天的日子，但我們還是走過來了，今天我正在經歷新冠肺炎，想起十七年前的沙士，不由得做了一個比較：今天我面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脅，只需把自己照顧好就可以，不需再照顧丈夫孩子；當年沙士期間，我為了照顧全心全意在醫院前線工作的老公，沒有回台灣送母親最後一程是我一生的遺憾！

沙士期間，記得每隔三五天要到外面購買食物的菲傭，她戴着口罩，神色凝重地回家，關門「砰！」的那一聲，就像是把一切不好的晦氣隔絕在門外，我至今記憶猶新。孩子不用上學，我們躲在家裡看電視新聞（沒有手機影片），看每天增加多少宗？死亡多少宗？看電視裡一群群戴着口罩，面無表情的人潮，來來去去，我們等待這一場疫情什麼時候散去？始能重見天日。一方面，把抗疫工作交給了香港醫務人員，另一方面，還要給站在前線對抗沙士的老公絕對的愛的支持！絕對的愛的力量！可以說，當年沙士期間，我與外子並肩作戰，共患難同進退，而今天我只有自己一個人對抗這場疫情。

今天，看着武漢封城，看着一個個英勇人員趕赴前線，看着全國各省的疫情與日俱增，甚至蔓延到日本、韓國、全世界，雖有揪心之痛，但我無能為力。

與十七年前相比，我們的手機功能明顯多樣化且視頻普及了，隨時可觀看好多短片，有關疫情的影片有嚴肅、搞笑的，悲觀、樂觀的，正面、負面的讓我們緊貼時事。回顧沙士期間，香港雖然充滿悲情，卻同時也充滿力量，人與人之間互勵互勉！今天的香港充斥怨氣與戾氣！以及那好像末世紀即將到來的絕望感！搶大米、搶衛生紙、搶消毒水、搶口罩……儘管香港政府呼籲，我們有充足的糧食，但市民不相信！甚至還有謠言說，香港即將斷物資，將是個孤城，於是更多的人瘋搶、盲搶，甚至家裡囤積了大量的礦泉水、蒸餾水！我在臉書上看到相片，某單位陽台堆積如山的大米和衛生紙，就像萬里長城，簡直世界奇觀。

■超級市場的大米貨源充足，相信政府吧！ 作者提供

百家廊 朵拉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日本的華人朋友發來一個段子：「兒子問正在關注武漢疫情的爸爸：「為什麼要讀書？」

爸爸回答：「你讀了書，就會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看着目瞪口呆的兒子，爸爸繼續說：「如果你沒讀書，就只會說：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公元630年至839年間，日本曾16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唐代文化，今日日本留存大量唐朝遺蹟，其中讓人稱頌的京都，於公元794至1868年長達1074年，曾為日本首都，故稱千年古都。這個吸引全球旅人到日本必定去打卡的城市，深受中國佛教影響，共有1,500多所古色古香的寺廟及200餘座神社。包括最負盛名的國寶級廟宇本願寺。旅人到這兒看唐代風格的獅子，側面還刻着中國古代堯舜禪讓和許由潁川洗耳的故事。

堯舜禪讓的故事大家聽過，許由洗耳的來歷比較不為人知。客串導遊的朋友解釋：堯帝本想把帝位讓給許由，清高的許由聽到這建議，感覺耳朵受到污染，趕緊跑到潁水邊掬水洗耳，遇到好友巢父牽一頭小牛來飲水。許由將這消息告訴他，並說：「聽到不乾淨的話，怎麼能不趕快洗洗我的耳朵呢？」巢父冷笑：「你成天到處招搖，名聲大了，惹出麻煩完全是自討，還洗什麼耳朵？你別弄髒這清溪水玷污了我小牛的嘴呢！」說着，把小牛牽往上游走去。這真是清高比拚的精彩故事。

京都之前的日本首都是奈良，公元710至784年，奈良的平城京是核心城市，曾為7代天皇的首都，當初在規劃擴建時，日本學習唐風風氣盛，今天回看，可說是「基本複製」了唐朝長安建築，包括街道名字「朱雀大街」、大街以西的左京（西京）又名「洛陽」，以東的右京（也有稱東京，卻非今日首都東京）則稱「長安」。日本人把奈良視為「精神故鄉」和「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更確切地說，奈良是日本文化的搖籃。

奈良公園內的東大寺，是唐朝高僧鑒真和尚到日本最初落腳，並在此設壇傳戒的地方，最鼎盛時期有3,000多人在學佛求法。公元759年，聖武天皇下令為日本律宗初祖鑒真和尚修建「唐招提寺」。在皇太子舊宅的基礎上，由鑒真和尚親自設計，同日本匠師一起按照唐朝寺院的佈局建造。「招提」的意思是在佛祖身邊修行的道場。「唐」指的則是唐朝了。可惜76歲的鑒真和尚於763年在唐招提寺圓寂時，工程仍未完成。為了保存奈良的原格局，日本政府規定此地古代建築全不許拆除，現代建築不准建設，所以不見高樓大廈。結果在古樸雍容的長安城已日漸模糊並成為遠去的記憶時，這座仿照中國唐朝都城長安建造的奈良平城京，是今天想要親眼目睹唐朝風格建築的旅人膜拜的聖地。

有人說唐朝都城長安的樣貌能夠在奈良保留到今天，梁思成有功勞。身為中國建築史學家、城市規劃師、建築師、教育家梁思成是曾經發動「戊戌變法」的政治家梁啟超的兒子，著名美才女林徽因的先生。當年梁啟超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梁思成在日本東京出生長大。梁思成和中國學生說過：「日本保存隋唐時代從中國傳去的古建築，比中國保存的還要多。」梁的一生以致力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名。

另有兩件關於私人感情的事，1941年3月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對日空戰中陣亡。這之前10年，梁的弟弟梁思忠在上海八一三抗戰中陣亡。更不用說日本在侵略中國時，做出許多惡劣卑鄙的行為，這樣的仇恨很難原諒和忘記。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4年，美國對日本進行大規模轟炸時，梁思成向美軍司令交了一份建議書，請求保護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在家仇國恨陰影的籠罩下，梁思成卻堅持保護敵國建築的理由是什麼呢？梁的寬容胸襟和國際主義精神顯示在他的解釋：「要是從個人感情出發，我恨不得炸沉日本。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是屬於全人類文明結晶具體形象的保留。像奈良的唐招提寺，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之一，一旦炸毀，無法補救。」作為一個具有歷史責任感的建築家，梁思成以行動告訴全人類一句重要的話：「藝術無國界」。沒戰火浩劫，京都和奈良得以幸存，才有今天唐風遺韻讓人回溯。

戰後，日本人在《朝日新聞》上以大字標題奉梁思成為「古都恩人」。2007年，日中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平山郁夫建議為梁思成樹立一銅像。2010年，奈良遷都1,300周年紀念慶典上，為梁思成銅像揭幕列為主要活動之一。奈良古都的城市恩人是梁思成，文化恩人則是鑒真和尚。日本人把鑒真和尚稱為「天平之甍」，讚賞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也就是最高峰和最高成就的涵意。鑒真和尚生活在盛唐的天寶年間，一個無論經濟、文化、藝術都最為發達的盛世，但他卻答應到日本傳授佛法。日本在「大化革新」後，階級關係沒變化，公民徭役沉重，許多農民不堪重負，剃度為僧，導致寺廟和僧侶皆無紀律。日本朝廷派「遣唐史」到中國，要求精通佛法的中國和尚幫忙建立戒律制度。日本遣唐史問：「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乎！」

有僧人回答：「彼國太遠，生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唯鑒真和尚回答：「我曾聽說，南嶽慧思禪師轉世到日本為國王，弘揚佛法，我還聽說，日本國長屋親王曾造千身袈裟佈施給中華大德，袈裟邊繡着偈子『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看來，日本誠然與佛法有緣呀。」況且「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這一點頭，花12年時間，6次東渡，甚至眼睛都瞎了，66歲才成功抵達日本。

1,500年前，日本送袈裟到中國，帶着這8個字。今天，中國遭受疫情，日本漢語教學考試事務局向中國湖北捐贈醫療物資，紙箱上印着一行小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琴台客聚 伍呆呆

信任何需證明？

因為女兒新學期要在新校區上課，女兒便帶着我趕在開學前兩天搬到了離新校區不遠的公寓。

這次與我們合租的，是和我們一樣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盼盼和她的兒子奕博母子兩人。和自己的同胞住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的話題，頓時感覺身心都變得輕鬆起來。盼盼在內地是大學教授，年紀很輕，人長得漂亮，亦極聰慧，性格爽直、開朗，待人十分真誠。「同居」時間不長，我們已經成為好朋友，常常一同去買菜，做好菜後「拼飯」吃，飯後一同去散步……

待到大家無話不談之後，盼盼才告訴我，因為我和女兒要和他們一起住，她便到超市買了熱水壺等一些我們在中國用慣了的日用品，結果等我們搬過來之後才發現買的那些東西根本用不上。大家一商量，便抱着試試看的心態讓盼盼開車把那些用不上的東西拉去超市請求退貨。原本以為買的時日長了，購物小票也丟了，沒有購貨的證明，退貨會遇到麻煩，沒想到超市的工作人員對盼盼很是信任，二話不說便很利索地把退貨退款的手續辦了。

其實在澳洲隨處可以體驗那份信任的感覺。我和女兒第一次到學校外面租房住，搬家過去的時候房東沒要求看我們的身份證，很放心地把家裡的鑰匙和密碼交給我們，並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介紹給我們認識，一點都沒有擔心我們是壞人。反倒是我和女兒替他們擔心，若是這樣對陌生人全心地信任，遇到壞人怎麼辦？

我到澳洲後在車行租過幾次車子和女兒自駕去旅行，每次辦理租車手續的時候，工作人員都會細細地叮囑要小心駕駛，不要把車子刮花，還車的時候要加滿油等等，每每到了還車的時候，卻只需要把車匙交還到櫃枱，就可以轉身走人，車行的工作人員根本不會去檢查車況如何，油加滿沒有。以至於我上一次租用的車子被袋鼠撞壞之後去還車，差點因為怕麻煩而生了溜之大吉的心。當然，最後還是老老實實地告知車子的狀況，報了保險定損，沒有辜負那份信任，亦沒有辜負自己做人的底線。

和日本的火車站一樣，在澳洲的火車站坐車，站台都是開放式的，可以隨意進出，有的站台上偶爾有一兩個工作人員，都是為了幫助乘客解決問題的。香港的一些車站似乎也是這樣。記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匆匆忙忙地去趕車，上了車才想起來自己忘了買票，下車後又找不到地方補票，因為趕時間便放棄了補票，做了一次可恥的逃兵，至今想起來仍然羞愧不已。

在澳洲唯一的一次不被信任，需要「證明」，是到商店去買酒。

澳洲的葡萄酒雖然好喝，但並不是隨處可以買到，只能到酒類專賣店去買。那次去買酒被要求出示身份證，證明自己已到法定飲酒年齡的時候，我第一次因為別人的不信任而感到特別的開心，小小的虛榮心因此而得到了大大的滿足。在澳洲，信任和「不信任」都讓人感到溫暖。 （澳洲漫遊記之五）